

ANSHAMINGDAN

晓民 著

暗杀名单

身陷图囿方显英雄本色
出生入死才识鬼蜮伎俩
解扑朔迷离谍网
纵有似水柔情几千般
尘世总波诡云谲
天涯尽处真情在



暗杀名单

晓民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杀名单/晓民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9.9

ISBN7 - 204 - 04696 - X

I . 暗… II . 晓…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3922 号

暗杀名单

晓民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林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 字数:250 千

1999 年 10 月第一版 1999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 - 204 - 04696 - X/1·876 定价:19.80 元

没有永恒的朋友，

也没有永恒的敌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

内容提要

90年代,美国为其自身利益的需要,通过各种手段继续从各方面削弱俄罗斯,秘密实施了一项名为“紫貂行动”的彻底摧毁俄罗斯国防和军事潜力的隐蔽行动。中国一家私营贸易公司经理潘兵在赴俄洽谈贸易的过程中,受人陷害,无意中卷入这一事件。他在与自身命运的斗争中,斗智斗勇,巧妙周旋于俄罗斯间谍机构、警察机关和各种利益集团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在俄美两国间谍之间,终于在俄罗斯有关方面和人士的帮助下,掌握和揭露了美国针对俄罗斯的这一阴谋。

小说通过一位中国商人在俄罗斯卷入俄美间谍斗争事件的描写,展示了90年代国际间谍活动的最新动向,表现了美国等世界大国为争夺世界霸权,主导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所实施的一系列阴谋。作者以独特的专业背景,以纪实的手法披露了俄罗斯外交、国防、军工、高技术武器包括核原料、贵重金属走私以及俄罗斯黑社会鲜为人知的内幕,并通过俄罗斯特定历史时期所展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描写了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经历的社会变革和动荡,表现了俄罗斯各阶层人士在社会剧烈变革中的复杂心态,也从一个侧面表达了中国人可以说“不”的决心和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独立的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

序 幕

俄罗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叶卡捷琳堡市。

3月15日凌晨。早春的太阳还恋恋不舍地躲在地平线下，东方的天际已经泛出一抹淡淡的晨曦。伊谢特河大街一栋奶黄色的旧式住宅二楼左数第二扇窗户突然亮了起来，那虽然不太明亮的昏黄色的灯光，却在瞬间遮住了晨曦带给世界的初到的光明。

是床头柜上那台中国产的电子台历的闹钟类似公鸡鸣叫的铃声把斯米诺夫教授从睡梦中唤醒。尽管电子台历的时钟准确无误，他还是拉开电灯，习惯性地从枕头下摸出将军牌手表，又习惯性地看了看表盘。时针正指在7点，或者准确地说，当斯米诺夫教授看到表盘的那一刻，是标准时间7时零26秒。他往上移了移稍显臃肿的身体，靠在枕头上，伸了伸懒腰，一面慢悠悠地给那块老式机械表上弦，一面眯着眼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水晶枝形吊灯，借机清醒清醒头脑。

今天，需要他处理的事情很多，而且有几件事必须由他亲自出马。有什么办法呢？在社会转型时期，俄罗斯需要像他这样的实业精英。不仅是俄罗斯社会的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

及诸如此类的机构，西方的康采恩、托拉斯也都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反正他们认为这些技术官僚永远是反现行体制的。斯米诺夫教授可不想再考虑这些他已经考虑了几十年的老问题，他只是想如何保存住他的加里宁机器制造厂。理论上的问题让下一代去思考和总结去吧，眼前的事情就是如何保住这座他与之休戚与共几十年的工厂，保住自己来之不易的地位和既得利益。前些年的失误就在于，不是从踏踏实实的实践中去反思，而是在海市蜃楼般的反思中去实践。想到这里，他急忙下床，脱下睡衣，换上内衣，急匆匆钻进厨房。他先从冰箱储藏室里取出星期日准备的两片黑面包和一根乌克兰肉泥香肠，把肉泥香肠一掰两截，夹在两片面包之间，放在电烤箱里。然后拿起不锈钢锅，在水笼头下接了小半锅水，放在四眼电灶上，摁下开关逆时针左拧。顿时，厨房里响起了吱吱的烧开水的声音，随后，飘散出烤面包的特有的麦香。干完这一切，斯米诺夫教授才推开卫生间紧闭的门，开始精心塑造自己的教授兼商人的形象。刷牙，洗脸，刮胡子，上发胶，喷法兰西香水。这是一般的程序，关键是如何调整自己的情绪和竞争姿态。他知道，这才是战胜对手的杀手锏。他对着盥洗池上面的镜子，仔细端详。镜子里看到的是一位持重精干，老谋深算，饱经苍桑的企业家和学者气质混杂在一起的中年人的形象，一个典型的技术官僚的形象。

从卫生间出来，斯米诺夫教授从厨柜上取下一只捷克产的水晶杯，打开一袋麦氏速溶咖啡，顺手从餐桌上的调味瓶中掏出一块从古巴进口的方糖，一并放入水晶杯中，随手拿起不锈钢锅，把开水倒入杯中。然后他从电烤箱中取出烤好的面包夹香肠，放在餐桌上。他笑了笑，又无耐地摇了摇头。表面上，这年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实际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预示着质的变化，这是像斯米诺夫这样的正直的俄罗斯人每天

都必须正视而又无法回避的现实。面包夹香肠,叫“热狗”,俄语里又多了一个外来语。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它来自历史上一直敌视俄罗斯人的英国,是愚蠢,傲慢而虚伪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发明。几年前,他像大多数像他一样有教养、有贡献、受到全社会尊重的人一样,每天早晨喝的是从尼日利亚、扎伊尔进口的真正的咖啡。呷着来自黑非洲的纯正的咖啡,不仅是一种超越自然的享受,更是对苏联这个名词的一种肃然起敬的崇拜。而现在喝的,是粗俗自大的美国人的工业品,是西方颓废文明的垃圾。斯米诺夫教授喝完杯中的麦氏,拿起秘书昨天下班前交给他的今天的日程安排备忘录,稍稍缓和了一点积郁在心中的怒气。这些美国佬不仅要改变俄罗斯人的生活方式,而且还在悄悄地收购俄罗斯,甚至已经在悄悄地打他的主意了。今天,他打算通过关系证实一下这个消息。

按照年龄和社会出身,俄罗斯的实业精英可以分为3种基本类型。第一类是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一批人。这批人有丰富的阅历,一般在前苏联时期就身居党、政、军以及大企业要职,随着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经济转轨,进行私有化,推行股份制,他们摇身一变,改换门庭,成为新时期实业界的精英。第二类是发迹于变化初期1987—1988年间的一批人。这批人多在30至40岁之间,大多受过良好的技术教育,独具经营才干,嗅觉灵敏,善抓机遇,能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捷足先登,属于“新浪潮一代”。第三类是一批20至30岁的商业天才。他们成长在技术革命和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有全新的经营观念和在高新技术领域自由驰骋的素养和能力,是下一世纪的希望之星。到90年代中期,50岁以上的这一批人在实业精英总体中所占的比例在不断增长,也是他们决定和左右着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说这批人非法经营骤然暴富，纯属无稽之谈。当然不排除他们当中确有某些人时不时钻一钻法律的空子。说这批人成功全靠机遇也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偶然的机遇仅是一时，而市场经济还有它一贯的法则，那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斯米诺夫教授无疑就属于这批人中的一员。

斯米诺夫教授 1958 年从托木斯克大学毕业后就来到叶卡捷琳堡。当然，那时候还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他在叶卡捷琳堡的加里宁机器制造厂一干就是 36 年，从一名普通工程师一直干到总设计师。自从那个让苏联解体的“功臣”戈尔巴乔夫下台后，加里宁机器制造厂很快就改组由全俄军品局为最大股东的“加里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是全俄军品局的人，斯米诺夫成了公司的常务董事兼总经理。那个董事长实际上只是挂个名，除了嗅到铜臭味到加里宁转一圈以外，其它时间都在莫斯科或者巴黎、摩纳哥鬼混。公司的实际权力或者说全部责任都落在了斯米诺夫一个人的肩上。开始，斯米诺夫的日子并不好过。前苏联有 530 万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人，现在只有 150 万。前苏联一年的国防预算是 1259 亿美元，现在一年是大约 480 亿美元，而在这已大大减少了的军费总额中，只有 40 亿美元用来采购武器装备。像他这样的军工企业指望这点可怜的国防预算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不过，好在加里宁只生产战场战术核武器和重要常规武器系统，尽管俄罗斯本国的常规采购下跌了大约三分之二，除同老主顾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朝鲜、越南和古巴的贸易有所中断外，经过斯米诺夫的努力，他保住了除波罗的海国家以外的前苏联各共和国以及原华约国家中匈牙利、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国家的常规武器系统的主要供应者的地位，吸引了包括马来西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科威特等新主顾，还同印度和伊朗做成了大笔交易。特别是在事隔 30 年之后，恢复

了同邻国的重要的武器交易。

斯米诺夫自己也感到踌躇满志。像所有的技术官僚一样，他把这一切功劳都归功于自己。GM82 和 SM83 战术导弹他是主要设计师之一，而 C-300B 地空导弹于 1991 年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亮相所引起的轰动，更是让他激动不已。

C-300B 地空导弹系统是在原 C-300A 系统基础上的改进型产品，改进这种武器系统的最直接动因是：在海湾战争中，美国制“爱国者”导弹成功地拦截了伊拉克的苏联制“萨姆-2”导弹。C-300B 的特点是大大增加了消灭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可能性。除了使用新型导弹外，主要还改进了系统内的电子装置和软件程序，使空中目标的攻击距离从 150 公里提高到 200 公里，预警时间也大大提前。这一系统的自我保护能力也超过 C-300A，为了对付敌方的反雷达导弹，特别设计和安装了雷达站防护装置 34A6E。这种装置可以发现反雷达导弹，并发出干扰信号，引诱反雷达导弹袭击预定的虚假目标。当然，C-300B 对付巡航导弹拦截成功率达 80-86%，而大大超过“爱国者”导弹性能的成功并不是研制这一武器系统的唯一动因，尽管这为“革新者”设计局以及加里宁的俄罗斯专家出了一口气。最主要的是，做为一个企业家，斯米诺夫注意到，随着弹道导弹在全球的逐渐扩散，它已经成为国际政治恐吓和国际恐怖主义利用的工具。许多国家希望有效地防御这种导弹的袭击，它当然会有着比单纯意义上的军备竞赛更广阔的市场需求。因此，斯米诺夫在主持设计 C-300B 时，对最初设计 C-300A 时主要是对付飞机和巡航导弹等空中动力目标的设计思想进行了大胆革新。首先是重新设计和完善了 C-300A 基础上的雷达系统。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圆周扫描来不及跟踪弹道导弹并及时发射地空导弹。为此，斯米诺夫在 C-300B 系统中特别设计和配备了扇

形扫描系统,完善了 C-300B 雷达的射线电子扫描系统,使 C-300B 能够保护部队和要害目标免受战役-战术弹道导弹的袭击。尽管他知道这一改进对于俄罗斯现有防空部队和较完善的空防系统来说作用不大,但它毕竟符合国内防御的需要,而且关键是迎合了国际市场的需求。正是基于国际市场的需求和扩大武器出口,在研制 C-300B 时,斯米诺夫还特别注意到与其他装备的配套使用,使它既可以与俄罗斯现有空防系统以及独联体和前华约组织国家已有空防系统配合使用,也可以与西方标准的装备配合使用。

斯米诺夫相信,C-300B 的出口将重新确立俄罗斯武器出口大国的地位,也将大大改善加里宁工厂目前的窘况,因为国外客户会看到他们所购买的武器具有的非常良好的防空性能。

就在那个阿拉伯半岛南端小小的海湾城市,来自德国克虜勃公司的专家整天围在他的身边,希望探听到一点技术诀窍。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的技术权威威洛比曾恭维他说:“到本世纪末西方都没有能力掌握类似 S-300B 这种武器的性能。”而且就是今天,这位威洛比先生将要与他见面,全面讨论美国购买 S-300B 地空导弹的有关问题。首次见面只是一种形式,他也没有现成的谈判方案,只不过是探一探对方的条件和底牌。但不管对方提出什么条件,也不管对方的条件多么优厚,斯米诺夫心里明白,美国绝对不会真正购买他的 C-300B,并以此来代替美国现有的防空系统。做为“爱国者”导弹的研制和生产者,洛克希德公司不过是来与他洽谈合作生产的可能性,最多不过是象征性地购买一二套 C-300B 系统,然后运回国内,一块一块地拆卸下来,一部分一部分地测试、研究,进而改进美国的“爱国者”导弹。前几个月,他和印度、伊朗、巴林等国的代表都见过面,比较之下,他更倾向于和邻国做成这笔交易,但这要看总统

的决心和代表军工及重工业联合体利益的切诺梅尔的态度。

大概是去年圣诞节的前一天,也就是4个月前的一个天气晴朗的晚上,公司董事长把他叫到莫斯科,与来自邻国兵器工业部的代表进行了第一次非正式接触。对方财大气粗,一张口就提出要购买50套C-300B武器系统。但条件也十分苛刻,附带条件是要求提供人员培训、提供操作手册、提供维修手册,并且提出更换C-300B使用的48H6E1导弹,改用中方自行研制并已批量生产的EQ4D导弹。对方实际上是在试探他斯米诺夫能否提供全套技术资料,能否答应在技术和武器装备上实现自立。对方没有说如果俄方满足不了上述条件对方将采取的步骤,是放弃采购努力,还是要求在价格上给予优惠。但应该说对方已经把球踢到了自己这一方,而此时此刻他却有多少思想准备。他知道他们是谈判桌上的高手,他们深知俄罗斯急于出口武器换取硬通货的迫切心理,了解俄罗斯武器出口政策,尽管这一政策还不十分透明,有时还相当模糊。他们算是抓住了他们的弱点。斯米诺夫深知自己的境况,毕竟主动权不在自己手里。

应该说,俄罗斯武器出口的前景是非常乐观的。但政令不一,管理混乱,是影响这一前景的致命因素。以前,政府中管理武器出口的机构有3个,而且其中2个是由10几个部组成的部际委员会,相互扯皮、推诿,相互竞争、倾轧,任何事情都决定不了,直到去年武器出口管理体制的框架才初见端倪。第一个环节是由总统做为最高机构决定武器出口的总方针;第二个环节是由政府会同军事技术政策部门协调委员会制定并实施武器出口战略;第三是由新成立的“罗斯武器”俄罗斯国家武器进出口公司和一些拥有武器出口许可证的大公司具体负责市场研究、签定和执行合同。斯米诺夫所以感到被动是因为加里宁公司没有独立的武器出口贸易权。从内心里讲,他对第一批被军事技

术政策部门协调委员会授权在国际市场独立进行军贸的 8 家军工企业是不大服气的。像生产飞行员和宇航员生命保障设备的莫斯科“星”公司,生产装甲运输车的尼热戈罗茨卡亚“嘎斯”联合公司,生产柴油机潜艇的“红宝石”设计局,生产航空炸弹的莫斯科“玄武岩”公司及生产 BMN 步兵战车的库尔干机械制造厂,其产品产量、产品知名度和出口创汇能力都远在加里宁公司之下。因此,在与中国谈判代表见面的第二天,他就找到“罗斯武器”公司副总经理维普里亚京,想从这位 40 岁的电子工程师嘴里探听一点内部消息,看看军事技术政策部门协调委员会第二批授权武器出口企业名单中是否有加里宁公司。斯米诺夫以前可没少跟这位精明的商人打交道,加里宁公司在出口常规武器方面主要靠“罗斯武器”公司代理。不过这一次却非同以往,这桩 50 套 C-300B 的大买卖他不想再通过维普里亚京了,不论是它的交易额,还是它的可观的利润,都太有诱惑力,太吸引人了。可是,维普里亚京并没有告诉他什么好消息,只是答应为加里宁的事在军事技术政策部门协调委员会上正式提出来,因为“罗斯武器”公司既是这个委员会的当然成员,又是这个委员会实际上的办事机构。退一步讲,既使不通过“罗斯武器”公司,既使加里宁公司没被列入第二批出口授权企业名单,斯米诺夫也不是就没有办法。因为这桩买卖符合俄罗斯武器出口政策和出口战略。

至于怎样跟政府上层打交道,怎样绕过“罗斯武器”公司而又让军事技术部门协调委员会的各成员部门默许都是具体操作问题,只要他敢下决心,他相信不会有什么问题。不管是卖给邻国,还是卖给印度、巴林。当然对伊朗还要另当别论,他必须谨慎。对于这一点,斯米诺夫心里不是没有把握。但一旦事情与他政治上的判断完全相反,也可能孤注一掷;采取其它更有效的

措施,当然包括各种非法的手段。毕竟,在感情上他是倾向于邻国的,而且从做生意的角度讲,和他们做生意越是风险大,利润也越大。但斯米诺夫也不是一点担心也没有,那就是无处不在的克格勃。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也都别想瞒过他们。斯米诺夫不想向他们隐瞒什么,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部门协调委员会成员之一,而且负责监督整个武器出口的全过程。斯米诺夫担心的是克格勃的某些官员横插杠子,敲榨勒索。而避开干扰的唯一办法就是要合法,要使每一个环节都合法或者看上去合法。

生意越大,食欲越强,性欲愈旺。斯米诺夫绝对相信这一点。吃完了最后一口“热狗”,他准备坐公司的汽车去他的办公室。

3月的叶卡捷琳堡依然是春寒料峭,冷风习习。

波波夫驾驶着新式E-320“奔驰”停在斯米诺夫的寓所前,然后习惯性地坐在方向盘的前面,耐心等待着教授的到来。波波夫知道,教授7点45分一定会准时出现在他那栋住宅楼前。

波波夫一个星期前才被斯米诺夫雇来当司机兼保镖。最早,他在直属于克格勃的反恐怖部队“阿尔法”小组服役。那是一个与美国的“德尔塔”别动队、英国的“哥曼德”突击队、德国的SG39行动组齐名的、令国际恐怖组织闻风丧胆的特种部队。他曾经参加过突袭戒备森严的阿富汗阿明总统的城堡式宫殿的突击行动,在“阿尔法”小组拒绝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攻打白宫的命令,并在苏联解体,“阿尔法”小组脱离原来的隶属关系,改为直属俄罗斯总统领导后,他就离开了那里。

他警觉地注视着四周,周围十分平静。

城里还是一片银色的世界。伊谢特河还结着厚厚的冰层,但颜色开始变黑,这是将要解冻的前兆。街道上的积雪尚未融

化,但路边的西伯利亚雪松已在抖落松枝上的积雪,露出雪松本来的面目。沿河大街空旷寂静,街上零星的行人穿着厚厚的冬衣在雪地上小心行走的嘎吱声,更增添了这种空旷寂静的氛围。

斯米诺夫教授从餐桌上站起来,在客厅里穿好西服,披上大衣,夹起公文包刚要拉开门,又转身瞧了一眼客厅。

客厅陈设优雅简朴。地上铺着波斯宫廷地毯。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壁毯,图案是十九世纪俄罗斯巡回展览派杰出画家希施金著名风景画《造船用材林》。画家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了俄罗斯的富饶和美丽。壁挂所特有的质感,更赋予这幅作品所表现的北俄罗斯风光叙事诗般的无限美好的诗意。壁挂下面一直延伸到窗台,是一排郁金香图案的印花布艺沙发。这一侧靠墙摆着黑色立柜和黑色“普希金”牌旧三角钢琴。钢琴上方挂着瓦连金娜的遗像。瓦连金娜是他的妻子,5年前因脑溢血身故。斯米诺夫非常怀念她,每次离家前,他都要深情地看上她一眼。他觉得对她最好的怀念就是照顾好他们唯一的女儿。女儿索菲娅今年才满16岁,一年前,斯米诺夫花了一大笔钱,把她送到英国贵族学校就读。在伦敦郊区的米尔菲尔德中学,有许多像她一样的俄罗斯新贵的子女。斯米诺夫一方面想让索菲娅接受最好的教育,在那些来自牛津和剑桥的教师的指导下,成为一个有教养、有出息的孩子。其实,他最深层的想法就是要让索菲娅离开叶卡捷琳堡,离开俄罗斯,尽管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严格地说,斯米诺夫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他也并不想让女儿接受完全西方化的教育,那是一道危及俄国社会的伤口。难道俄罗斯还需要像彼得大帝一样在白金汉宫旁听,在利物浦船厂做工,在剑桥那老式的阶梯教室里毕恭毕敬地听他们上课吗?他总是把女儿被迫上英语强化课的情景与彼得大帝命令波雅尔贵族成

员剃去胡须，做为使未开化的俄国成为西方国家的第一步相类比。

就在斯米诺夫转身拉开门的瞬间，一把带着消音器的“马卡洛夫”牌手枪冰冷的枪口顶在了他的前额。

来人身着一身黑色皮大衣，是一位满面杀气的年轻杀手。他一言不发，扭了扭头，示意斯米诺夫退回客厅，手上的枪用力点了点斯米诺夫的前额。斯米诺夫慢慢退回房间，杀手用左手关上门。他扫了一眼整个房间，确信房间内没有第三者，便扣动了“马卡洛夫”的扳机。子弹穿透前额头骨和在类似流质的脑浆中穿行的“扑哧”声并不令人感到愉快。

斯米诺夫教授的大脑还没有来得及转动，便“扑通”一声仰面朝天倒在地毯上，匆匆走完了他人生的旅程。

杀手用白毛巾擦了擦溅满鲜血的枪口和皮衣袖口，把手枪插进腋下的枪套里。然后，弯下腰从教授的手里拽出他紧握着的皮包，揣进皮衣里，转身关上那扇厚重的木门。他从二楼下来，停在一楼和二楼楼梯之间的小窗前，打开窗户，侧身跳了下去，转眼便消失在楼后面的白色的树林中。

波波夫坐在方向盘前打了一个盹儿，当他睁开眼睛的一刹那，他确实看见了那个闪进那栋住宅楼的年轻杀手黑色的背影，但他并未在意。直到他发现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逐渐多了起来，低头看到仪表盘上的时刻表已经指到8点整时，才意识到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波波夫急忙推开车门，快步朝那栋小楼跑去。

因为一楼和二楼楼梯间的那扇窗户还没有关上，所以当波波夫拉开单元门时，一股穿堂风吹得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一下子清醒了许多。他跑上二楼，掏出手枪，猛地推开教授家的门。

波波夫看到了横陈在地毯上的斯米诺夫的尸体。

伊戈尔·米哈伊洛维奇·佩图霍夫并不像他的姓佩图霍夫，是一个像公鸡一样好斗架的人。真正的伊戈尔其实是一位性格和蔼、沉默寡言、深沉稳重、意志坚强而又经验丰富的老警官。至于他为什么姓佩图霍夫，老伊戈尔确实没有深究过，尽管他刚从民警学校毕业时就是从事户籍管理工作，完全有条件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不过，如果真的追究起来，他想很可能是他的父亲像个好斗的公鸡，所以他才有了佩图霍夫这个姓。因为苏联最早的一次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普查和颁发身份证工作是在1933年1月宣告结束的，在此之前，苏联广大农村几乎一半人口没有属于自己的姓，为领取身份证，他们必须给自己找一个姓，而那时老伊戈尔的父亲刚刚结婚，父亲的家乡正好又在世代为奴从不知姓为何物的伏尔加河下游的贫穷愚昧的偏僻的小乡村。

7点55分，伊戈尔·佩图霍夫驾驶他自己的那辆蓝色的“日古丽”准时停在谢维达兰娜斯卡亚大街民警局的大楼前。这是老伊戈尔的老习惯，就像38年前他到民警局报到的那一天一样，尽管他已经打了报告，准备告退回家。

8点整，伊戈尔·佩图霍夫已经坐在二楼他的显得过时的局长办公室的办公桌前。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干了一辈子，他时常忘了他现在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已经改称叶卡捷琳堡，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老了，观念陈旧了，一如他待了5年的办公室；思维迟钝了，一如他开了8年的老也打不着火的“日古丽”。他记得他刚来民警局上班时，这里既不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也不叫叶卡捷琳堡，而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黑色冶金二区。当然，如果说还有什么值得令老伊戈尔回忆的，那就是当他在列宁大街派出所当所长的时候，现任总统叶利钦正在斯维尔德洛